

近在眼前的风景

李新

说明“武圣”关羽在过去人们心中的地位。城墙上两条龙相对而峙，龙须飘飘，威风凛凛，而画栋雕梁飞檐翘角，尽显古色古香。

这本是道教宫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据载，大境庙朱栏崇阁，高踞城楼。城下小涧平桥，纡回始达。旷土数亩，间植桃柳。暮春花开，朱碧相映，时当袂褰，士女如云。诗称“飞楼压城堞，雉堞屹环堵。下临竹千竿，风来势飞舞”，以“江皋霁雪”，被誉为沪滨八景之一。如今陈迹不在，四周高楼林立，在繁华的市中心，有着这样一个所在，向我们诉说悠悠的历史。

大境园曾是平声曲社旧址。我抄录下了上海田笙昆曲研习会所立，由江沛毅撰写、倪传钺题书的石碑，其曰：“平声曲社者，近代沪上历史悠久、影响宏大之昆曲社团也。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即公元一九零四年，由宋志纯、郁炳臣、宋欣甫、孙玺卿、孙振卿诸曲家发起成立，陈奎堂任社长。社址位于南市小北门大境关帝庙内，与沪城西北之庚春曲社齐名，夙有‘南平声，北庚春’之称。全福班名角陈凤鸣常驻社中，拍砖授艺，凡三十余载。社员行当齐全，各擅胜场。每月同期一次，常年不辍。每岁七月初公期，祭祀先贤，香花供奉，珍宝罗列，次第引吭，不时并彩舆串演。玉笛横吹，红牙低拍，丝竹竞爽，歌舞争辉，极一时之盛。”现在黄浦区有京剧方舟社，京剧票友每周相聚，切磋技艺，为平声曲社承继否？

清代文学家管同撰有《登扫叶楼记》一文，说：“自予归江宁，爱其山川奇胜，间尝与客登石头，历钟阜，泛舟于后湖，南极芙蓉、天阙诸峰，而北攀燕子矶，以俯观江流之猛壮。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或有邀予登览者，辄厌倦，思舍是而他游。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于是与友人相携以往，果然发现“虽乡（向）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因此作者感慨道：“凡人之情，骛远而遗近。盖远则其至必难，视之先重，虽无得而不暇知矣；近则其至必易，视之先轻，虽有得而亦不暇知矣。” 风景在近处，而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有似此乎？

我知道光明中学原为中法学堂，为法公董局创办。放眼周边，上海音乐厅，我进去过一次；大世界，去过一次；青年会，你不知道吧？当年鲁迅和青年美术家常聚的地方，我进去参加一次朋友女儿的婚宴；稍远一点的文庙，我只在外围淘过旧书，还未进入一探究竟……我们万不该忽略眼前的风景。

2018年3月12日



这么一处弥足珍贵的城墙，我在其旁边工作了十七年，竟未进去一次一睹芳容，总觉得有的是机会，而整天地为生计所忙，竟历次过而不予。如今远赴郊区，不能再错过了，于是踏进去“补课”。

果是一段壮观的城墙，与我在北京看到的万里长城无异，砖呈土灰色，超大一块。上面的箭垛留下一块砖，我掂了掂，根本掂不起来，后来两手去抓，才非常吃力地抓起来，估摸着足有几十斤重。记得里面，照壁上写有“信义千秋”四个大字。这说的是关公。全国有许多关帝庙，上海也有，

我们那里管石山叫峭，镇子西边两座石山，大的就叫大峭，小的就叫小峭。如果把绵延数里的大峭比作一条巨龙，那么距离龙头只有两三百米的小峭就像龙珠。

在高空飞鸟的眼里，这颗龙珠镶在一枚巨大的戒指上，指环就是小峭西麓区中学的围墙。宿舍、教室、食堂、礼堂和大操场全搁在指环里头，还有菜地——老师们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喜欢种菜。

从区中学上山，要攀爬小峭西边陡而险的石壁。也有坡度较缓的山径，在小峭东边朝向大峭那一面。

站在小峭之巅俯瞰校园，双腿不由自主就会战栗，觉得山是那么高，悬崖又是那么陡峭，一失足就会直线坠落，粉身碎骨。

可是我仍然喜欢上小峭去玩。那些绝险的石壁上长着牛耳朵草，开着漂亮的紫色花。石穴里有成堆的贝壳，快要化成石头了。这里很久很久以前是大海吧？一抬头，蓝莹莹的天壳极像海面，白云就是浪花，空气像清澈透明的海水。小峭，大峭，四周那些苍翠的山岭，远古的时候都是海底的礁石和峰峦，有无数水族摆鳍吐泡漫游其间。山顶悬崖上布满了凹坑沟槽，那是

近日在翻阅复旦大学新闻学知名教授、杂文家林帆先生的一本杂文集，由此兴趣大增，了解到一些他的作品和身世。知道他先前就读于燕京大学，悠游在北方的京城，却是一位乡音不改的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后来长期居住上海。母亲早年其实认识林帆，听她生前说起过，只因住得远而未联系上，失了机会。林帆之父林勃，在十九路军任职期间曾为外公戴戟部属，共同参与了“一·二八”抗战。外婆同林帆母亲也熟，与林家且为正儿八经的中山（原香山）同乡，说来该算是两代世交了。

至于我们家，因外婆正宗粤籍，母亲又出生在广东，以降生地为名，我大约也可列为半个广东人了，至少四分之一吧。我周边的熟人和朋友圈内，不同程度上带有广东背景的还有好几位，且都能操粤语，说起来或纯正，或生涩。报上常见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的妙文，时叙粤乡广州旧话，浓浓乡情溢于言表。所以，居沪的广东人实在是不少的，广东人与上海的关系堪称频密。

不由得想起近代上海的广东人这一话题，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史的大题目。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腹腰部，当长江入海口，这一明显的区位优势，使之在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成为海纳百川、南北交通商贸的枢纽，市廛日益繁盛，不光大批外商络绎前来，还有许多中国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人口纷纷迁入，如宁波人、福建人、广

“我离婚好几年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小洁平静温和，脸上没有一丝风雨的波澜，反而冲我笑了笑：“没什么，我只是锯掉了生命之树上一个坏死的枝丫而已。”没想到这么多年后我和小洁会有这样一次相遇，我们在沿街的铺子坐下，望着曾经熟悉的朋友，一头干练的短发下，额头显露着阳光划过的痕迹，眼角细细的皱纹使她的脸显得有些深沉、有些刚毅，眼睛却依然那样明亮。

认识小洁是在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有一群相熟的朋友，很年轻，很文艺，时常相聚在上海一些别致的马路上、别致的弄堂里那些别致的艺术馆、咖啡馆。一人一杯二三十元的咖啡，加一块起司蛋糕，这样围在一起谈着现在看来不靠谱的理想、怪诞的艺术，消磨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有回晚上请来两位会唱昆曲的朋友给大家普及戏曲，为此十几个人霸占了一家背景音乐放着歌剧的咖啡馆。老板娘是英国留学回来的“老”博士，称她“老”是因为

东人等。尤其是在上海定居的广东人日渐增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小觑的社会群体。他们住得得风气之先，紧随那些旅沪西方商贾，揽生意，充代理，做买办，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还有的人则在沪地教育、文化、艺术方面以至政界，发挥显著作用。

清末上海人口的聚居和活动中心在今南市老城厢一带，这里发生的小刀会起义，其首领刘丽川，就是移居上海的广东中山人。同样来自中山的孙中山、容闳和曾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都在上海活跃过。“一·二八”期间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也是中山人。至于广东其他地方人在沪生活、逗留并留下印记的，就更多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不一而足。1932年，粤籍为主的十九路军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一枪。虽调驻沪滨不足半年，却因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顽强抵抗，打破了日寇“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妄迷梦，也给近代上海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个辉煌篇章。

从经济上看，广东人对上海城市的发展更是贡献多多。南京路最著名

店里塞满了她从欧洲淘回的老家具。老板娘很高兴，说好多年没听戏了，还一定要我们相信，在念小学前她跟她爸爸是去戏园子看过戏的。小洁那天第一次来，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小赵。小洁个头不高，圆脸，眼睛亮亮的，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像瀑布，说话带点羞涩，一副学生的样子。果然小赵介绍她大四了，正在找工作等着毕业：“带她来凑个热闹，希望大家今后能帮她。”说完小赵对小洁眨了两下眼睛，这让我觉得小赵对小洁分明怀有某种好感。

小赵是学时装设计的，大学毕业没两年，其时混迹在一家服装公司当设计

师助理。名义助理，其实打杂，不过他心气高，用功，暗地设计了几款衣服给大家看，他得意地称之为现代时尚中式。可我一点不喜欢，总觉得奇怪，碎花的面料，扯成中式，活生生一只花蝴蝶。他人倒善良，无偿捐献过几次血，我不敢，一血就晕，所以我是佩服他的。那晚小赵私下对我说起小洁的事情，母亲早逝，靠着父亲一人辛苦把她带大，等她考上大学，父亲忽然酗酒起来，她不明白其中原委，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醉了乱发脾气、乱扔东西，没人受得了，在她大三那年，父亲一次酒醉后再没醒来，撒下她走了，女儿期盼大学毕业与父亲合一张毕业照的心愿终究落空，现在孤身一人了。小赵因此爱心泛滥，发誓要照顾她，爱她一辈子。

小洁大学的专业是艺术史，毕业后在小赵的帮助下进去了一家艺术馆工作，策展、布展、联络等等与展览相关的事务琐碎碎没个完，但她顽强地生活着。有一回大家约在一起参观上海美术馆，当我们站在陆小曼的一幅山水画面前时，她突然惊叫一声：“陆小曼！”我们诧异地问她怎么了，她激动地说她爱陆小曼，她爱徐志摩，一面说一面瞬间满含泪影：“我以后赚了钱一定要买一幅陆小曼的画。”她和小赵的手勾在了一起，一副甜蜜的样子。她一定把小赵比作了她的徐志摩。

陆小曼的画其实我也喜欢，不过那时候买不起，陆画存世不多，拍卖行或画廊偶尔见到，据说九成是假的。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有这样一幅陆小曼，小小的，比一张文稿纸还小，用笔干净，意韵悠长，远山近水，一片朗润。左上方黄豆大的小字古雅细腻，题王龙诗句：“山川览不极，日夕庾公楼。贞观虚中谒，玄心物外游。十洲何处所，七泽迥同流。把酒浑忘我，飘飘只海鸥。”落款“小曼”，最后一朵小小的图章，“小曼长乐”。解放后朵云轩为陆小曼寄卖画作，奈何佳人身体羸弱，作品稀少。1962年阳翰笙来上海，见到赵清阁一幅陆小曼赠她的扇面，很是喜欢，托人去朵云轩买却扑了空。所以我是很知足了。

还有椭圆形的跑道。校园里传来合唱，整齐，优美，纯净。因为距离较远，我们听不清歌词，越发觉得歌声缥缈迷人。“将来要到这里来上学！”我暗暗对自己说。

毕业考试是集体乘车到县城去考的。考语文的时候，我的作文有一段需要重写，监考老师殷勤地给我拿白纸拿糍糊，教我在试卷上打了一个长方形的“补丁”。过了没几天，赵老师从县城回来，看到我，很大声地说：“你就差两厘！差两厘就考上县中了！”两厘，就是一点点二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差那么一点点，说不定打那个补丁就能上县中。上县中，到县城去上学，多么荣耀！可是我想起第一次爬上小峭俯瞰区中学的情景，又觉得区中学实在不错。

在区中学上学，无论在寝室教室，还是在走廊操场，随时可以看到小峭。中午和傍晚，我常常一个人上山去玩，有时拿书到山上看。上体育课，排队报数之后，老师将一大袋篮球排球扔给我们就不管事了，我就悄悄离开操场，一个人爬上小峭，听到集合哨才跑下山。

初一初二我开通学，初三才住校。男生寝室就在小峭脚下，挑选床铺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挑中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怪石和树木。那些树木有的长在

那些沪上粤籍人

沈坚

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的老板马应彪、郭乐、郭葵、郭琳爽、蔡昌等，无一不是中山人。前几年笔者去中山，在闸市区孙文西路上就看到了南京路四大公司在中山故乡的建筑袖珍版。仅此一项，足见广东人对上海近代商业繁荣的重大影响。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沪上还有不少纯然广东商家老字号的遗迹，像南京路的新雅粤菜馆、大三元酒家，广东移民聚集的虹口四川路附近新亚大酒店，静安寺的公成南货店、利男居食品店，还有冼冠生的冠生园食品厂，也都是广东人创办的，有着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上海工商百货、饮食服务业的广东老板，往往依照传统习惯，连售货员、厨师、跑堂服务员，不少也都是从老家引入的“广东仔”，或出于对乡人子弟的职业提携，或为确保正宗的服务质量。

粤籍人在上海文化界的表现也好生了得。且不说近代启蒙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发明四角号码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王云五，即便是中国电影、话剧的一些粤籍早期代表人物，如导演蔡楚生、郑

“画上陆小曼只画了一个人，执着手杖独坐扁舟，凝望着归来的飞雁，他准是个有心事的人，是个伤心的人。”小洁打量着这幅小画的图片若有所思。“是嘛。”我随声附和。“要不是他，我的陆小曼恐怕早挂在书房了。”她的口气似乎心有不甘。小赵和小洁在2009年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小赵此时辞了工作决定创业，跟父母借了笔钱，再加上一些存款，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可他沒有料到，对他来说，经营一家公司竟然比设计一件衣服困难得多，尽管他虚心、细心、用心，两年下来本金仍旧全部赔光；设计师助理的工作经历没能给他管理的才能和洞明世事的智慧。收拾完残局，小赵窝在家里不愿出门了，整日消沉，脾气开始暴躁不安。小洁没少安慰他，“我是个吃着黄连长大的人，没钱算什么，他想要一个人安静安静，我让他静了，可谁想到，他却朋友的怂恿下迷上了赌博。”小洁说，“他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盯着那台电脑，我不懂那些东西，可知道是网络赌博，我不是傻子。”那段日子，夜雨屋漏，小赵小赌小输，大赌大输。但无论小洁和亲朋好友怎么劝他，都无济于事，换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激烈的争吵……两人分手时，小洁带着孩子走了，没和他打一声招呼。“为什么他像我爸爸，一个酗酒，一个赌博，最后都破死了，我和我的婚姻死了。真是个噩梦。”

“那么陆小曼呢？”“上海美术馆都从南京路搬走了，陆小曼嘛，只好和她说再见了。”她的声音犹如跳跃的音符：“至少我比你快乐，我有儿子，他现在是我的全部，感谢老天的恩赐，他聪明健康，乖极了。对了，他已读二年级，是个男子汉了。”

街上人声嘈杂，行人们用过晚餐纷纷出来散步，晚风带着白日热浪的余温吹得时光慵懒如梦，铺子里红酒颜色的灯花像星星像月亮。没有了徐志摩的陆小曼，曾向友人慨叹自己的凄凉和孤独，“没有生育女，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这凄凉和孤独海一般地深沉，正如她的诗句“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小洁真是窥破了这幅小画的奥秘，那个有心事的人、伤心的人，分明是陆小曼自己。小洁和陆小曼一样，生活的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所幸小洁还有一个儿子，她说起她的小男子汉，笑得好开心，那笑容就像十多年前那个夜晚，在那家咖啡馆，小赵说完话朝她眨了两下眼睛，衬着昏黄的光线，她圆圆的笑脸又柔又媚。

平地，有的从石头上长出来，挂着不少藤蔓，映得眼珠发凉。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望着小峭就特别心安。

喜欢小峭的人，当然不止我一个。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和同学们打着手电点着蜡烛到岩洞里探险，游玩。在那黑暗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一间小小的石室，入口又窄又长，要深深蹲着且低着头才能进去，里头到处是钟乳石，多数才手指长短，且被渗水润湿了，闪闪发光。

一晃三年过去，要拍毕业照了。照相时我蹲在前排最右边，那个位置并不抢眼。然而照片洗出来后，我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人。别的人都看着镜头，努力做出得体的微笑，唯独我偏头望着别处，一脸忧郁。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天性如此。那怕在拍集体照时，我也要忠诚于莫明其妙的愁绪，不愿强装笑颜。

回想起来，我对小峭充满感激之情。像我这样一个孤独少年，如果没有小峭，到哪儿独处呢？我要避开别人的目光才能自由自在，可是大峭太高，上下去都不容易，况且大峭上面还有坟墓和毒蛇，教人害怕。而小峭得就像自家阁楼，想上就上，一上去就远离了所有人，一上去就能像小王子一样待在宝石座里俯瞰世间，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石宝座上的少年

小河丁丁

亘古岁月的雨水用无比柔弱的力量制造的，有一处极像宝座，坐在其中可以俯瞰校园，眺望田野、河流、群山和村庄。人和耕牛都缩小了好多倍，像小人国一样。此时我就是王子，石宝座高高在上，我可以傲视原本被大人主宰的世界。

我又觉得石宝座是鹰巢，而我是雏鹰，只等羽翼丰满就可获得自由，振翅飞越群山去到远方。在群山之外，很远很远的地方会是海吧？海是什么样子呢？海滩上是不是铺满了贝壳呢？

一个人坐在石宝座里，平时没有想到的会一桩桩涌上心头。上中学又会如何？大学是什么样子？深山里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宝藏？那些瑶人的寨子是什么样的？我很想跟父亲一起进山打猎，可是父亲不让，说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他明明知道我可以一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

筆會

记录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